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八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記二首

游洞庭山記

余之有事于金庭也蓋夢寐以之矣而會  
累歲病甚不得游病已營菟裘鑿池壘石  
迄無寧歲又不暇游今年八月望登錫山  
顛見湖山點點猛發意興于十九日便買



舟行舟入吳門遇雨抵金閘一宿詰旦放  
舟胥口日始午少女風從東來湖平不波  
度可渡遂覓兩湖舟前導一舟夾之同行  
者友人宋明之家第彥公與白生朱生徐  
生朱徐兩生善歌用扣舷代檀板聲應寥  
廓明之善畫指點水雲煙樹津津有味家  
第雅嗜山水從旁助緩頰白生于中亦自  
小解相與中流容裔且歌且說各極愉暢

更令侍兒五六人歌伊州敕勒轉喉引吭  
尋變入節能使林葉驟脫渚雲不飛鷗鳥  
依人潛魚出聽日甫下虞淵已抵鼉渚矣  
渚口井煙一帶是一聚落村犬聲殷殷如  
豹從蘆荻中晚飯畢而雨腳迫欲垂遂各  
擁被卧至四鼓雨簌簌下質明小間登鼉  
山山石皆黑如染墨狀石有高三丈許大  
可當廣廈者色亦黑從石心抽出脩柯不

能合圍而蔥翠婀娜宛若刺繡度茲山不  
過湖中崕嶠耳而孕秀乃爾卽一山而餘  
可知卽衆山而金庭又可知也余以乍入  
湖得之爲之舍然喜放舟從龜山而北登  
陸行又一聚落居人類以鑿石爲業徑路  
墻壁圍竈之屬動取殘石爲之間植果蔬  
而不甚夥凡二里許得玄陽洞洞口高可  
七尺深十尺精巧潤密若慶忌削鑿毫無

踈縫復潔甚可坐石三級上稍黯黑中牀  
竈在焉有一老僧者日卧起其內口念彌  
陀經昔王摩詰詩溪洞長松何所有儼然  
天竺古先生若爲此設洞口紫竹碧梧雜  
花幽艸叢生映帶類人家園林間物余顧  
從者曰吾不知後所謂洞者何如此已足  
當奇賞矣又抵舟從竈渚而西尋林屋洞  
經鎮夏又一聚落有橋梁酒肆原田每每

詭身者相  
卷之二十八  
三  
蜿蜒如帶杭稻旣熟馨香襲人戶有果園  
橘柚梨栗之屬纍纍出墻角蒼頭輩以手  
攘橘至盈懷袖不二里而得林屋洞洞大  
奇開闔無常乍竦乍窪且燥且濕當其闔  
處如幽都如鬼府而及其開處則如翠幄  
如雕房如瓊宮玉苑如清都玄墟然當濕  
處則淤泥深厚蹠蹕艱阻而就其燥處亦  
復濡足不可跬武當竦處僅高可五六尺

及窪處則低至三尺且二尺入者必偃僕  
必磬折必匍匐脊磨砭砭手按沮洳而後  
得前豈造物者以奇異誘人以艱險拒人  
邪余不欲爲造物所拒浮一大斗助勇翼  
必得入而竟力疲中止從者數人亦止然  
旣出尚有頭受觸者皮面剝者手指裂者  
腰脊作楚者相與撫掌胡盧家第年少倚  
濟勝具呼兩人秉炬一人懷不律用瓊裹

雙膝衣薄單衫蛇行不丁直抵隔凡見中  
間石乳或垂而斲或翼而張或旁舉而竄  
或怒而觸抵或喜而躍或削上椎下或腴  
首瘠尾或虛中或菌蠢或錯犬牙皆瑩如  
肪玉澤如膏屏去兩炬稍一凝視則光自  
洞口來如一線四旁所題篆隸盡可矚如  
電所云隔凡口僅大如斗從口窺純黑無  
所見又不知中有何物作何狀矣因書入

玄二字以出余謂弟自汝一賈勇而至令  
造物者不得以艱阻人以詭異誇人夫非  
豪哉舉乎弟又大言昔吳王闔閭命靈威  
丈人人洞十七日不得竟得禹書返藉令  
金簡瑤函瓊芝碧艸而在余豈肯再出邪  
夫人生厭五濁世便當乘螭駕鶴游九天  
之下乃蚓緣蟻走入九地之下乎一笑以  
玄陽較此如莒邾齊魯大是不敵出洞行

所過村墟率寥寥三二戶無他奇凡五里許而爲包山寺入門又里許蒼松夾道肅然成行如入翠幄四面巘巒迴複若施數重步障大有包絡意故云包山或又傳爲鮑靚所居未知何據殿亦不甚閎敞且多頽圯僧徒亦寥落香積塵肫肫高相傳有神僧衣鉢在寺僧亦不樂示客人言山中十八招提無喻此者非包山實錄也寺後有

毛公壇毛公不知何許人是古學仙道者有丹井井已涸爲亂艸所覆不可辨陟壇而下日旣暝雨且裊裊不駐乃杖而歸舟篝燈傳學各述所游之勝各爲引滿與林屋連帶者有暘谷洞曲巖屏巖伏象石戶諸勝而爲引者註誤遂舍之質明復由鎮夏覓一僧前導補此欠事曲巖巖詰曲屏巖如屏伏象如象石戶如戶率無道可跡

謝象菴稿卷之二十八  
僅取路石罅取力葛藟手足定而後用目  
取玩拮据之際石皆嵌空玲瓏作縹碧色  
而稍亂位置不甚雅挾籬踐礫遵林屋頂  
而下入暘谷洞直如馳道而狹束身進可  
百餘步乏蜿蜒回互之勢亾論林屋卽視  
玄陽如雲亭岱宗又不敵矣舍杖而舟沿  
湖壖逶迤於船艙中觀石公山石如斧削  
而稜大者方城次堵墻次困廩以全山論

毛公壇毛公不知何許人是古學仙道者  
有丹井井已芻爲亂艸所覆不可辨陟壇  
而下日旣暝雨且裊裊不駐乃杖而歸舟  
篝燈傳學各述所游之勝各爲引滿與林  
屋連帶者有暘谷洞曲巖屏巖伏象石戶  
諸勝而爲引者註誤遂舍之質明復由鎮  
夏覓一僧前導補此欠事曲巖巖詰曲屏  
巖如屏伏象如象石戶如戶率無道可跡

僅取路石罅取力葛藟手足定而後用目  
取玩拮据之際石皆嵌空玲瓏作縹碧色  
而稍亂位置不甚雅扶籬踐礫遵林屋頂  
而下入暘谷洞直如馳道而狹束身進可  
百餘步之蜿蜒回互之勢亾論林屋卽視  
玄陽如雲亭岱宗又不敵矣舍杖而舟沿  
湖壖透迤於船艙中觀石公山石如斧削  
而稜大者方城次堵墻次困廩以全山論

土居三石居七土色復極秀潤用綠壤承  
黑石儼若李將軍畫圖其陞石屹嶠礧磊  
爪距交錯流湍嚙之呀呷相逐潛窟洞出  
怒而成聲有兩石者類人狀呼石公則應  
爲石公衆問其故余曰此亦呼牛應牛呼  
馬應馬之意爾一笑明之輩大詫以爲奇  
余亦謂石公之勝可以見視龜山去石公  
不遠有所謂劔樓者而僧不以告復如前



詩象卷之二十八  
者之註誤終作欠事此去銷夏灣僅五六  
里耳而篙師苦風猛不敢渡舍舟行取道  
唐村西蔡明月灣皆一大聚落往往朱樓  
粉堞碧瓦丹甍與青楓黃稻紫篠蒼松相  
映發令人一步一賞抵上方寺林鳥旣歸  
山雲已返一僧方袍肅客大有禮坐定移  
時便引觀沈氏墓松七株龍攫虬搏鱗甲  
隱起挺而上干直侵雲表冷風鼓之作絲

竹聲琤琤琮琤石橋小憩見松間燈火若  
現若滅炊煙過前作殢人狀家童治飯畢  
促去余徘徊不能舍也入寺半馳道上有  
松一株斜倚橋上而甚茂是梁天監中物  
餘松萬顆僅如人長綠嫩可愛羣峰衛寺  
而立蔥楚相襲寺僧謂余寺故盛坐賦役  
累僧徒鳥鼠竄化城遂爲瓦礫今所建者  
吾三衣之餘耳僧似甘澹有周幹亦能嚴

事佛徒侶三人與所引路者偕作晚課魚  
磬相續海潮音孃孃出林杪令人有天竺  
國想家童舒枕簟促余卧余亦徘徊不能  
舍也卧至五鼓爲鐘破夢披衣趺坐作壁  
觀僧亦理早課雖經聲沸天而余耳根不  
入余自喜比丘持誦何如宰官內照乎先  
衆起科頭縱觀諸岫亭亭方爾染黛黛鹿方  
呼羣禽方命侶洞口雲霞方連袂而出花

間鷄犬方喔喔狺狺令人有三山五城想  
家童具水促櫛盥余又徘徊不能舍也是  
日天甚朗衆大喜登縹緲峰半輿半掖而  
走及顛而望茲峰如尊者餘如兒孫森然  
鞠嗔盡禮其足及肩者無幾與之鴈行鼎  
立者更無幾須臾間箕伯爲政天風四至  
紫虬蒼龍叫號跳躍白波如山溻淚滅泪  
幾使東南地維爲之不鎮余且喜且諤亾

謝象菴補卷之二十八 九  
何飛廉退舍金鳥翔起則渚明沙淨水天一色見峰之下有井煙博局著子黑白布列其畔有萬舸楚鳧越乙橫空下上其外有遙山青螺點點翠黛一抹亾何而又噓以紫灝間以丹霞則珠旂前驅綵旗扈從續續綸綸吐芬振耀龜宮鼉窟乍有乍無不可名狀蓋峰頂一瞬而萬變恍惚真澤國之雄觀東南之巨麗也爲酌一大斗循

峰背下命奴輩治飯水月而余入西湖寺寺居山椒隘甚不當一小菴而有池周廣丈許池中魚大可百餘斤僧以艸引之不出且輿且步可三四里至水月寺則飯在矣松道與包山上方等而寺稍整僧亦稍饒給然甚俗問之佛法全不曉坐少選寺人貽桂一枝芳香撲鼻余得詩云如來不見金粟已飄花蓋諷之也坐中有一僧

者年甚少而先衆坐余心知其爲客詰之  
云是一雨徒孫一公住長慶離此不遠知  
已移錫姑蘇遂不往長慶而過花山寺寺  
外長松數十株與沈氏墓等入寺葡萄架  
延袤數畝如天帝網當其垂實定離離如  
摩尼珠藉令用以釀酒不當如醍醐邪尋  
走資慶不甚偉而所歷石徑盤紆錯繆與  
湖上下亦自足賞出資慶度竹塢嶺峒嶙

陡絕旁多茂樹攢羅駢闐擁蔽雲日疑爲  
日暝嶺旣而角菴則當山盡處人境聞寂  
杳然太古想武陵源不是過衆謂無奇不  
知奇固在耳轉而歸過祈村又一聚落翠  
微環列綠疇居之清渠容舠香堞相界虹  
梁跨之大勝明月諸灣村盡則爲大龍渚  
不離坻陟而成形巘嶸瀕洞反覆衆竅相  
通已足是奇至小龍渚又大奇彼其爲伏犀

爲踞豹爲搏猯爲翔鳳爲殢鶻爲走獐爲  
飲鯨爲房爲櫳爲闢爲釜錡爲鼎爲甌爲  
斧踞不一形狀爲蹲爲伏爲翔走爲倚爲  
卧爲相負爲相迎爲墮而承爲傾而掖爲  
擠爲伺爲踵相嚙爲肩相摩爲頭相忤不  
一勢雖虎頭不能圖康樂不能擬議也此  
時秋水涸變態盡露得飽其奇又恨無水  
不能激之而韻倘水與石撼必且爲叫爲

嘯爲訴爲鐘鏞爲笙爲簧爲風箏爲裂竹  
不一聲奇至矣盡矣無以加矣余命兩儻  
掖而上如升木杪肩而下如入深井從上  
瞰而疑其飛刺從下矚而疑其墜壓如伯  
昏瞽人之射不知千仞淵忘危鷄肋幾何  
而與石競石亦益勁足亦益鼓如夸父逐  
日日去不返忘疲時且行數里許喉間火  
作啞啞聲而不一問杯茗如申包胥救楚

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忘飢渴倘于其間結  
屋一椽尚羊湖山之畔不可忘年不可忘  
人代乎余謂龍渚之勝又可以奴視石公  
余以昨未抵銷夏稍迂道進又一大聚落  
見蔡氏新居闌入其室登一小樓望之縹  
緲如展而立三山作案衆峰扶抱中爲一  
灣清淺可九里環灣而列者園圍樓臺花  
宮蘭若鱗次櫛比沿灣而布者芙蕖菱芡

楊柳菰蒲刺青苞綠計吳王避暑已千百  
年尚作清涼界觀游至此而西山之事已  
約盡七八復抵上方宿一公徒孫尚依依  
相隨不忍別余以一詩代簡訊公令之馳  
去質明下舟衆意欲過東山余以兩目刺  
甚不可風及聞東山之勝止一莫釐耳而  
不及縹緲甚決意寢待風利便張帆指胥  
口矣

羸提生曰以余所觀洞庭爲峰巒洞壑者以百計而縹緲林屋龍渚最爲招提者十餘計而水月最爲聚落者百餘計而銷夏最然皆藉湖以爲勝因湖以爲利非湖何以助觀游而資生理乎乃湖山不自重重在人譚洞庭者率稱范蠡四皓夫范蠡從五湖跳海不專宅此具區四皓入商山採紫芝于此何與而必傳會之以爲奇豈非以人重哉余睹此而樂異日且卜地一區種橘柚以居非能重湖山借湖山以爲重而已

重修吳江縣奉先禪寺碑記

新安詹淑正爲予言吾嘗過松陵而抵所謂雙楊鎮者上通錢塘下連婁松中合震澤家有陂塘戶占水竹魚鰕秔稻生養饒給榆柳映帶鳧鷖習人河之濱有寺曰奉

先禪院橫枕香波延亘繡阪朱棟螺拏碧  
瓦鱗比丹青若若幡幢婀娜齋廚浴廡巖  
淨離垢紺髮輪齒儼坐獅狽諸天臚次侍  
衛惟謹軍遲鍵銘貝葉梵夾之屬種種具  
備余過而樂焉徘徊久之亡何而有兩僧  
曰祖閻道問者出焉問寺所繇創曰唐元  
亨修自何年曰今三四載矣誰爲布金曰  
吾等三衣之餘不以煩檀樾有記乎曰無

亦有意乎曰聞梁谿居士鄒某深心三寶  
將有求而未之及也詹生具以告予且爲  
合掌下拜代僧請者數四曰文成兩僧自  
領余惟今世苾芻敗壞極矣不瓶鉢而蒯  
緤不團焦而蠟屐不白社而朱門置像寫  
經甃塔繕殿假設名字詭意乾沒淺者曳  
索敲梆坐關絕粒黠者納交借譽通書贄  
詩所乞資糧十一在公十九肥橐然且我



慢貢高蕩無戒律曾有以伊蒲伽梨之美  
作彼佛事者乎是琳宮而盜藪也善事而  
奸資也敝也極矣今兩僧者不聞其募一  
金化一材甃藉一居士宰官長者而殿堂  
巖然山門燁然兩廡翼翼然諸金身丈六  
亦其鄉之人自相樂助而不聞其通一語  
出一刺也者夫繕修虔也捐資公也虔勤  
不私自利也感發効助利他也自利利他

不懈不恪菩提行也亦大異乎世之法門  
壟斷杖錫墻間者矣余又有感諸叢林法  
苑凌高天而入黃泉者不知其幾萬計此  
一奉先寺何足爲有亡諸名僧高衲研通  
秘笈智巧利便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彼一  
二山僧亦何足爲有亡而要之捐金事佛  
則此寺僧爲真亡論二僧卽文人墨士勒  
氓寶刹者亦不知其幾千萬計于吾言又

安足爲有亡而據事擗管則吾言亦真夫  
真也于法爲不二於業爲白於心爲妙明  
於識爲淨於語爲不誑不妄其萬行之首  
而成佛作祖之階乎不然者亡有是處文  
成歸之淑正轉而歸僧不煩自來銘曰  
茫茫震旦鬱鬱花宮俯窺黃壤高凌蒼穹  
反宇騰鸞焚楫駕虹維彼苾芻緇衣蓬鬆  
聚如恒沙隸首莫窮五濁末劫大法陵遲

弁髦戒行土苴律儀權門躑躅闐闐驅馳  
福田善事以爲乞資十方信施自足其私  
此一奉先實俱盧舍牛鳴可達鶴飛不借  
一二衲侶禪居清暇白社團焦朱扉絕跨  
桑門震越所餘幾何爰累其羨飾宰堵波  
檀施自我勿求其他兩廡鏘鏘殿堂峨峨  
經筵法物周帀駢羅豈其飾宇必於琳琅  
豈其爲僧必於詞章金像是崇白鏘不藏

詩象菴稿卷之二十八  
勿懈勿恪亦既孔臧雖曰小果用證心王  
以告黠徒庶其旁皇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八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九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記七首

榆枋館記

余生平有三癖厭穢厭囂厭婦人女子每  
所棲息必蚤暮灑掃令不可唾香鑪茗椀  
圖史相對屏絕人跡杳然太始或二三友  
朋與緇衣法侶談說名理閨闈之內不以

晝至倘令溷誼濁而戀房闥聽姑婦礪磈  
聲如墮羅刹鬼國不能堪也又有三反貧  
而慣潤屋拙而善卜築嬾而好興作余有  
負郭田數頃非大浸旱虐不能具饘粥必  
以其餘誅茆葺宇至拮据終歲不以爲疲  
藉令版築寂然斧斤不入如喪昭華之寶  
不能忍也以三反合三癖故余自挂冠至  
今凡十八年所矣而意未嘗一日不在屋

今年拓地數十武則結書屋數楹明年拓  
地數十武則又結書屋數楹積地至十餘  
畝積屋至百餘楹中間爲堂者四爲閣者  
三爲樓者一爲齋者七爲脩廊者亦四其  
短者六爲寢室者一爲洞爲亭者各二獨  
以形家言宅不宜洩苦無池沼漾漣漪而  
浴空明則余之慙也有松有梧有竹有梅  
有桂有桃李有玉蘭牡丹芍藥葵榴茶蘼

詩象者稱卷之二十九  
之屬送青薦紫孕白抽黃時時點綴獨蒼  
頭懈事灌溉失時不大暢茂則余之踈也  
屋之內几席匡牀不移而具屋之外壘石  
累岫具體而微環吾屋者皆市肆而誼不  
得入窺吾屋者皆駟僮而跡不得闖繞吾  
屋而行者皆車輪馬蹄而聲不得達吾輦  
糞壤焚榴翳剷凸斂凹爲之甚勤而鼓琴  
讀書詠歌其中饗之甚樂總而名之曰榆

枋館蓋莊周之言曰大鵬徙于南溟搏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而蜩與鸞鳩笑之曰彼  
且奚適也吾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  
而控于地已矣而彼且奚適也乃知大小  
一致遠近一涂世有規地百畝去天尺五  
而爲居者以吾廬視之則榆枋也然以吾  
迥然廓然之心視之是榆枋之適其適也  
何必南溟之大而一木之小乎且也長安

貴人紆金拖紫步驟承明非不鵬搏矣而  
駟馬高蓋爲憂甚大詎若余棲遲一壑蕭  
然名理之爲愉快乎是又榆枋之適其適  
也乃以名其館

記二

繇廳事而左歷數步爲榆枋館入門有竹  
十餘竿竄自別院蒼翠直挺蔭帶欄檻客  
一見之謂卽此已善點綴而不知其爲自

竄也又歷數步爲鴻寶堂蓋淮南鴻烈雖  
錯出不雅馴而瓌琦詭異窮極無垠余甚  
喜之故以名堂堂三楹廣可布二十席深  
十席飛簷騫翥反宇巖磔欂櫨聯綿朱欄  
橫亘墁壁以堊飾棟以牖衣柱以漆甃階  
以石琢石必細礪磚必精衡木必稱舒采  
必勻樸不傷陋華不及靡不湫而隘不峻  
而抗前後有庭前庭玉蘭二樹後二十樹

開時晶白如雪令人作姑射山想三面脩廊環之左廊狹僅通趨走右比左而加闊後又比右而加闊左曰瘦影榭後曰辛夷榭率蜿蜒窈窕如回龍旋鳳然中設石牀棊几紙屏文櫨之屬甚具供客時憩循廊而竹參差蔽虧蔥菁在目從風琤琮帶雨淅瀝籠煙斐亶濯露穢灑靡所不可兩廊皆竹而名瘦影辛夷者一有梅一與鴻寶

之玉蘭相傍取所重也旁有一井殊不雅以其水似惠泉姑存之題曰投轄處客見而喜謂卽此是主人愛客而不知其非特創也盡瘦影榭之北再數步爲一指堂取莊生天地一指義也亦三楹承瓦不以椽用板代之板加藻纒庭中有牡丹四十餘本開時鬪色競豔曄曄如錦令人有沉香亭畔想堂後有樓曰遏雲處歌童數人與

曲師其中歌不令作淫靡聲能按節逐律  
厭心而已居恒張筵集客大要在兩堂客  
少一指客多則鴻寶或舉袁紹之杯或啜  
劉縞之茗或弄桓伊之笛或撫安道之琴  
或發孫登之嘯或動秦青之歌或刻淳于  
之燭或撾禰衡之鼓或圍思莊之棋或遺  
荀令之香或作漆城葬馬之談或爲射覆  
藏鉤之戲惟客所便而問字論文譚天人  
稽二氏此堂不與焉從瘦影南去則鴻寶  
之界盡而申椒廣矣

記三

申椒廣亦廊也從華胥閣右堵架出視瘦  
影稍狹而長倍之循廊亦皆竹與瘦影辛  
夷等而數倍之其竹以庭窄不受酷日而  
易茂婀娜倍之然亦不以竹名名申椒者  
舊曾雜植香艸從其舊也廊凡十六間一



間第置一椀不設餘物諸散飯行藥哦詩  
持咒于此濶步甚適上春之宵通前三廊  
樑懸火樹檐擁星枝九微璀璨百寶爲光  
不知其身在旃檀海也廊盡而鬱儀樓鬱  
儀日御南榮軒敞最受日樓以之名南北  
綺䟽相望嵌空玲瓏中隔以屏列數榻以  
待客卧北望而館以內粉堞碧瓦翠篠丹  
葩來刺吾目南望而重城百雉關柳千行

來盪吾胸客處而樂之不知其身在化人  
居也樓之下爲玉屑齋客之習熟者與館  
于此者相率而集其中朝夕揮塵霏霏玉  
屑齋所由名也有巨桂二柯與樓齊挺扶  
踈黝儵影拂几席當其金粟飄花月香細  
吐濃芳汎學下可淹留余與客玩而悅之  
又不知身在賁禹之上矣此中客旣不乏  
又有雲間友人宋明之者善繪事爲海內

詩身者稱之卷之二十九  
絕技時時槃礴窻下令余日與顧凱之宗  
敬微吳道玄諸人相對故余自攤書翻經  
而外居此獨多

記四

鬱儀樓折而南則爲鬯閣鬯者暢也登之  
令人耳目宣朗神情廓豁不覺暢甚也閣  
方廣二十尺高三十二尺陟六尺合之得  
三十八尺近山若慧若錫若龍若章若粲

之爲蔥菁紫翠者可擊而得遠若柯若橫  
若嶰若君將之爲歷歷湖壖者可邀而  
致水若城濠若蠡湖若大小宣之爲汪洋  
淡沲泓渟清泚者可掬而取城若帶而圍  
吾閣之冑樹若薺而衛吾閣之足萬井千  
門櫛比鱗次若兒若孫而繞吾閣之膝四  
時無所不宜而于月于雪于暑于雨更宜  
纖翳屏絕玉魄中懸八空虛朗人在高寒

白間素屏景以益妍宜月六出飛灑揜日  
韜霞重壁連璐粉糝交加俯視俛眺得此  
增佳宜雪恢台蘊隆炎飈煽人振衣憑高  
雄風四臻搖停郗扇拭罷何巾宜暑危棟  
承雲華榭幕靄雨足忽垂緹帷颯灑我來  
其中塵襟以解宜雨若夫登臺而望則不  
獨月可爲伴雪可娛目暑可銷夏雨可蠲  
煩而雲山在列可吟可詠不捩鬚不入甕

而騷情雅致洵洵生發因名其臺曰騷壇  
此閣之上所有也閣之下有方圓二洞方  
曰淨居天圓曰玄萌窟兩洞中空不施窻  
闔僅于飛檐之下承以瑯檻朱簾護之前  
後俱有小山山畔有竹有桂山之上前亭  
後塔塔可二十尺中置金仙香煙一縷時  
尋樹杪穿入穴人衣袂余以僂伽一卷消  
之不啻身在雙樹下矣客有嘲余者曰玄

萌者天始分之象淨居天宮也洞誠奇奈  
何自高其目乃爾夫何今非古何人非天  
吾象帝始亦天亦玄且也天宮非一淨居  
爲小不稱兜率不言忉利不擬四禪不譚  
非想非非想而止名淨居謙亦甚矣豈曰  
自高客爲撫掌自入鴻寶至此吾館外院  
之境已盡而後入調象菴

記五

下甃閣石級折而右有扉翼然朱櫺不板  
內外洞徹榜其上曰蔭界入門不數武爲  
調象菴昔調達飲象五百醉而觸佛佛豎  
五指爲五獅象皆震伏菴以奉金仙故取  
此義堂三楹前軒稱之中置彌陀大士勢  
至三像金碧焜煜一燈熒熒十二時不滅  
吾見之而生頂禮心左右兩楹各設禪牀  
二牀可容四僧趺坐偃息一惟所便楫椎

唄鐸木魚金椀與一切旛幢纓絡軍遲之  
類種種莊嚴吾見之而生歡喜心循堂而  
後東爲金粟寮居韋馱西爲蒼筤齋居始  
祖達摩又西爲杜嚕齋居彌勒各懸蓮漏  
各列寶枝各懸旃檀各纏綵毳各備魚磬  
乃杜嚕則三大藏皮焉持誦翻閱亦惟所  
便吾見之而生饒益心堂前一山湖石溪  
秀岩勢回合孤松踞之龍拏虬踢亭亭于

霄怒風則大鳴冷風則小鳴碎磕颼瀏可  
以代娑羅亦可以當海潮音吾于出定經  
行時見之而生遊戲心余自束髮業慕薄  
迦氏頃五十而老風流得意之事都已垂  
盡遂一意棲息于此奉爲祇洹諸投誠膜  
拜回繞猊座兀坐團焦杜口毘邪日不一  
廢蓮花貝葉細帙如雲香簷抽繹臨池莊  
寫龍函暫輟繼以宗旨旬不一廢伊蒲爲

饌麩藥捐瀝發琉璃咽動廣長舌花間持  
誦聲破寥廓月不一廢延集緇流冠之宿  
德手執楊枝身披花雨宣揚教品兼禮懺  
法淤泥火宅便生青蓮四序不一廢思昔  
度說晚年向道雷次宗末齡奉佛馮當世  
老傍并門日譚禪學彼皆賢哲尚爾而况  
于余乎卽不必生蓮池上兜率願以法力  
于五濁惡世脫愛河登彼岸吾志足矣舊

有一僧守之以不虔罷去今令兩老蒼頭  
主其事灑掃脩飾蚤暮惟謹嚴靜潔精庶  
幾震旦中一淨土云出金粟椽有一徑竇  
可通文心堂實長閉不啓復從甕閣道轉  
而北入館之內苑

記六

從雕龍內苑門入數武爲羸提齋羸提梵  
語忍辱也被書屋以梵語何居蓋余自得

誦放歸首構此室今猶仍之未之易也屋  
三楹而稍窄庭桂二株不及鬱儀之大而  
蒼翁茂菴藹似復不讓又進數武爲小酉齋  
視屨提又窄中除疊石數十高不踰二丈  
周遭海桐石榴白茶紫竹卉木數種亦自  
有致齋以小酉名實不貯書亦未嘗攜書  
其中一展玩也又進數武爲葯房其窄視  
小酉而衡踰其半雕窻刻楮回複錯互又

踰其半中除無雜植第牡丹數十本甃以  
石臺高可及丈重欄護合其爲花與所以  
居花者較一指堂亦踰其半循左方入上  
磚梯十餘級爲華胥閣華胥志夢也以余  
居恒寢此故前有軒甚豁騷壇鬯閣當其  
前九龍惠錫侍其左申椒之竹縹青沉綠  
森然蒼然者衛于其右日長無事徘徊瞻  
眺如在華胥吾何以知其夢邪閣之後贅

一室曰空香樓視閣又小一几一榻之外別無餘物啓窗而望盡城東界靡所不入毗嗒然兀坐屏息出入清香一炷萬慮皆空吾何以知其夢邪非夢邪自葯房至此咸吾卧處故客不多入卽余亦歲不一二卧卽卧而衲衣壁觀及于朝昕又無所事夢也

記七

華胥閣之右有屋二重赫眡軒敞前曰文心堂後曰響齋文心三楹南北有軒北軒以屏門鬲之爲大酉齋通設十二度貯書四度貯字帖書自汲冢竹書而下若經若史若子若集爲卷二萬有奇帖自周籀秦篆而下若漢若晉若唐若宋元若國朝爲冊二千有奇卽不能具神經怪牒銅隱金錯與一切玉府之藏而狹狹森森亦自足



披閱又二皮貯鍾呂敦彝卮匱樽簋頌棗  
良劔之屬卽余貧又不能有中散之鑄夢  
壽之鼎蔡氏之焦尾歐冶之鏐而約略陳  
設亦自足賞唐中小山悉太湖奇石余以  
意授匠氏爲之峰巒巖壑婉轉礪俛有亭  
其側名曰叢桂磊砢相扶大有韻環山木  
樹攢羅戢音壓翳離樓能衣山麓令不見  
體亦有致杜少陵所謂牀上書連屋堦前

樹排雲足當斯語去大酉而北循階三級  
爲響齋四壁立木爲骨而護磚于外用粉  
代墀以膠糝之丹青其上宋君明之畫中  
右二堵趙君文度畫左堵山川雲樹墨汁  
淋漓令人置身巖壑間取宗少文衆山皆  
響之意故曰響齋齋內絕不貯一書一帖  
第陳丹鉛供繪事而已唐中臘梅二夾竹  
桃二芭蕉二盆魚二蕉每歲結甘露如斗

言身者利之二十九  
大人以爲瑞云附響齋之左而爲室曰無  
色界以其丹漆不施純用素也取道書之  
有文藻者貯之附無色界之後而爲洞曰  
小有天以其方廣尋丈僅容膝也取佛書  
之爲小品者貯之二室皆夏不受日冬不  
納風可寒可暎吾一以爲逍遙鄉一以爲  
長生土矣總之余非有大故必于文心大  
酉之間什蠹魚而搦兔頰尚友千古成一

家言將飢以之當食渴以之當飲寒以之  
當衣憂以之當歡伯而病以之當藥物吾  
書有盡而吾好而玩之者無盡書旣而及  
其餘則槃礴于響齋探玄于無色界而團  
焦于小有天三者旣而有厭心則烹雀舌  
薦沉水澤劒首摩娑古鼎撫琴擊磬倚嘯  
樹下而日且西匿矣如是用以送餘晷而  
度殘年曾何知阿堵之有無而田舍之治

否乎夫余之爲斯屋也經十餘年而成余  
之爲記而記斯屋也又十餘年而成文之  
難甚于屋非文之難也拙而治鉛槧與貧  
而事上木更不任也記成命兩蒼頭一日  
書之以待刷青時萬曆丁未十月二十八  
日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九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記一首

西湖游記

越中山最佳而天目爲之宗余自挂冠歸  
每思一振屐而時時臥病卽病已念藥物  
之後濟勝無具危巘絕陁烏能跳躍而窮  
其奇如是者十餘年竟成夢想頃五十而

讀象者利卷之三十一  
老病盡卻神情轉王大有濟勝可以窮奇  
乃謀盡越中山川而後及五岳越必自天  
目始遂於今年八月庚午作天目行旣抵  
嘉禾而清商化爲恢台涼颼爲火纖雲爲  
赤甲坐篷窻中如洪鑪不可堪忍衆謂吾  
輩非幼伯子王仲都誰能以區區鷄肋受  
炙天目道上必行者腊矣乃以乙亥入西  
湖念湖上招提率溲淖殺襍不可托息覓

湖船以居船廣可二丈深三丈周遭可列  
四十筵上有樓深廣次之亦可列十筵是  
日未暇尋游泊于昭慶寺前各舫憤坦腹  
跣足箕踞相與臨清波而呼長風招白鷗  
黃鵠前來侑酒如去火坑而游蓬池大適  
余謂畫船如屋當天而坐粉堞如桴浮水  
以出此實錄也街鼓一下月乍出始如輪  
尋如甌尋如盤如盃如珪惜小虧耳樓臺

請家者利  
木樹以得月參差獻狀徘徊水月間不覺  
體爲之粟蒼頭爲舒枕席與水府君分榻  
而臥絕勝擁冰肌珍簟上丙子入寺循西  
廊進禮大殿如來登戒壇宏闔鞞燁令人  
生懺惕心過方丈內帑發千金置建而未  
完有僧戒山者主之竟愿不出見凡上所  
爲文極可笑度其人必無知我慢者諸僧  
亦俱猥詖解肆無威儀想當草創乃爾繇

東廊出兩廊盡成市肆僧居其中鬻經籤  
木棹蒲團諸物暇則奕棋談笑以爲常曾  
乏誦彌陀而持貝多者此寺起於晉之天  
福而盛於宋之太平興國每歲上巳緇流  
雲集推擇一人登壇說法敷陳具戒巨室  
大賈施金錢以萬計逮後倏廢倏舉迄于  
今壇在而律亾可爲法門扼腕出寺西過  
石函橋卽白公所爲貯水以時啓閉者折

而北尋慶忌塔觀之昔吳王闔閭弒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閭患之遣要離行刺要離請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事乃可圖王如其言詐奔衛宣怨于路慶忌信之與襲吳渡江要離坐上風因風動以矛鈎其冠而刺慶忌慶忌死葬於其地夫慶忌無罪墮宵人之計而殺其軀與父僚俱不得其死可博千古游人涕淚乃彼要離殺

妻受命陰行其謀所不足道獨以慶忌之勇不暇雙手坐而格之如搏嬰兒掌上卽責育不勇於此故越有慶忌塔吳有要離墓一以興嗟一以生氣徙倚久之要涼飈不至熱轉劇乃下舟與林若撫倚樓櫓哦詩幾至丙夜非無白雪而率少玄冰各裹汗而寢丁丑移舟斷橋又名段家橋其堤爲十錦塘碧砂鱗鱗白石齒齒煙艸迷離

而北尋慶忌塔觀之昔吳王闔閭弒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閭患之遣要離行刺要離請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事乃可圖王如其言詐奔衛宣怨于路慶忌信之與襲吳渡江要離坐上風因風動以矛鈎其冠而刺慶忌慶忌死葬於其地夫慶忌無罪墮宵人之計而殺其軀與父僚俱不得其死可博千古游人涕淚乃彼要離殺

妻受命陰行其謀所不足道獨以慶勇不暇雙手坐而格之如搏嬰兒掌上卽責育不勇於此故越有慶忌塔吳有要離墓一以興嗟一以生氣徒倚久之要涼颼不至熱轉劇乃下舟與林若撫倚樓櫓哦詩幾至丙夜非無白雪而率少玄冰各裹汗而寢丁丑移舟斷橋又名段家橋其堤爲十錦塘碧砂鱗鱗白石齒齒煙艸迷離

宛如裙帶行人連袂踏歌堤上意致可念  
司禮孫公瓚以岨石夾道襍植緋桃穠李  
玉蘭山茶諸卉雖極工麗實塗粉黛於夷  
光不免爲妙質貶損認柳陰措鳥至望湖  
亭當露臺坐湖光山色四面獻態翠荇牽  
風時一動人衣袂亭後爲孤山漶娑水面  
雖銳小而有餘姿山之陰爲處士林和靖  
墓墓前爲放鶴亭亭前有野梅數株作傲

人狀鶴已去而梅非昔人重處士名猶若  
聆清啖而襲幽香也者亭東爲四賢祠祀  
李侯泌白公居易蘇公軾并處士而四六  
陵何在而四賢若存余薦蘋蘩斟湖波而  
奠之覺清風之颯至也西行至瑪瑙坡坡  
間細石所謂文瑩若瑪瑙可鐫印章者絕  
少坡過爲梅花嶼嶼過爲歲寒岩岩壁陡  
絕蒼蘚蝕之壁間微現有歲寒岩二大篆



跡似有古意但其下書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不知何據亦復何人所書時日方晷亦以熱甚歸舟從客五六人或捉麈或手談或浮白或鼾睡一任所便予命侍兒歌梁州之曲持巨螯聽之聲破寥廓戊寅晨飯罷意且過西泠而爲柴君仲美所跡拏舟相訪談說往昔刺刺不休蓋兩年前曾與會晤湖頭

作卜夜之懽者君以舟尾余後徵歌不已余命童子衍新劇至二鼓罷去居人游客駕小艇聚觀以數十計每奏一技讚歎四起懽聲如沸余家歌調實求工於雅一切金銀假面譚語俚言都所不用人知其妙而未必真知所以妙也自此柴君日夕相從偵余小間必來聽曲其篤好如此巳卯上鄂王廟瞻拜畢復禮其墓墓前鑄三銅

言象者稱卷之三十一  
人像檜高輩二奸往來人爭鞭撻之好事者復擘檜一株以示磔狀檜亦連理而上卽諸墓木盡作南枝無北向者何獨人心不死抑亦艸木有知哉廟左有翊忠祠祀布衣劉允升小校施全者允升痛武穆之死詣闕懇寬施全憤主和之議挾刀刺檜皆被論死今入其祠瓦甃頽敗香火不存而實凜凜有生氣彼氏食祿擔爵澠忍脂

韋黨奸伐正此如曹蜎李志何與生死廟右環列酒樓間以書肆凡數十家有老人黃冠野服坐一厘鬻古圖書畫鼎彝琴劍之屬率紕陋濫惡爲籬壁間物而老人沾沾自得享之千金余至盡出所有相示余實厭之而渠不解也復西至宣公祠重樓峻閣吞吐湖山規制偉麗益西至西泠橋一名西林又名西陵傳言是蘇小結同心

詩象者利  
卷之三十一  
處馬鬣封在焉未知何據第有此段故實  
在人口脰便覺踈花幽艸盡是綺羅剩綠  
殘紅都成粉黛與其橋畔之石皆芳魂香  
骨矣從西泠橋下舟命篙師沿堤容裔若  
行不行若止不止見堤上寶馬香車步步  
指舟人舟中紅粧綠幘行行指堤上語笑  
互聞歌響互答爐香酒氣互相妖嬈兩高  
三竺諸峰若遠若近橫黛綠峴人日漸暝

舟以次籠煙水載渚雲歸去獨予駕而  
湖心亭舊故亭今易以閣重簷複宇翻爲  
目障蓋平湖瞻眺淡沲汪洋一瞬可盡何  
取於閣而又何取於累層之棟宇孫公可  
謂不韻維時金烏旣匿湖雲競返余與孤  
山之鶴竝汎中流歸覽漁燈萬點落藻荇  
間從星光上下疑身在旃檀海正撫掌稱  
快而柴君又至矣復請余劇余復強爲作

數出而柴君喜欲狂謂非人間所有聽歌  
命酒抵斷橋別去庚辰放櫂裡湖上金沙  
灘坐小兜子所歷仙芝嶺葛翁井合澗橋  
皆身行蔥蒨中深篁茂樹密葛垂藤鈎巾  
刺袷飛泉時出其間瀕澗澗濼濼濼琤琤琤  
若絲若竹余時時下兜子倚長松藉軟艸  
漱流泉坐盤石遷延迤邐而得飛來峰高  
不踰數丈廣不盈畝而岩屋肺覆虬蟠獅

伏蜺渴鯨奔虎踞豹踢石狀詭異復通明  
受日不勞執炬而蹠蹕得前峰首多丹葩  
翠幹托根石面無所壅覆而蔚蒼婀娜四  
序不改真武林第一觀也說者謂此山產  
自竺國飛入震旦此莽渺之說存而不論  
假令山皆可飛將宇宙間長峰巨壑僕僕  
往來寧容生人措足耶一笑出飛來峰而  
左周道如砥湖石旁列淨不可唾千年之

木挺而上千有宮巋然立於北高峰下者則靈隱寺也花宮以鸞鷲蓋瑋丹青金碧煜煌軼埃壒而槩太清何必減未央承明時值有僧某者居其中說律武林衲子盡爲皈依魚唄之聲振撼林木又何必減阿閼佛國從寺後取陘道進委蛇百盤叢篁駢翳窈不見天山中人剗竹百丈委地引泉滲滂委注不絕如縷作金石細響貫耳

沁心凡二里許得韜光菴菴愀隘甚而四山疊屋愈上愈勝最上凭一小閣盼錢塘江浮青漾滌滙八席下是門對浙江潮也菴中僧謂予言當五鼓時可觀日出金輪上飛萬彩扈從遙空盡赤惜林木小蔽不能作泰山日觀耳是樓觀滄江日也予向以之問詩爲不然今乃知古人用句比比實境決不作浪語藉令止靈隱而不韜光

幾令學士負屈出韜光北下折而西爲下  
天竺寺寺後有三生石予坐石上移時蓋  
唐僧圓澤與居士李源同至荆南見有孕  
婦負汲圓澤忽曰吾當爲之子今無可逃  
三日浴兒願來相視以一笑爲信後十三  
年會于杭州之天竺寺越三日而果如其  
言越十三年而果會于天竺今石是兩人  
晤語坐處有客謂斯事誕妄不足信夫四

大無常性真惟一此點靈明雖歷阿僧祇  
劫當不少昧何論三生哉自此至上天竺  
僧廬道院櫛比鱗次卽巖巒巘嶸不甚律  
萃而乳竇中印天真諸山複袷寥空絲聯  
綴瑣目睫所覩靡非紫翠坐定寺僧饗以  
茵陳噉之而甘腹爲之果衆欲還轅而余  
憶五雲之勝不可不登乃上五雲道所跡  
陁磴大半上捫鳥道下臨深蹊崩雲盪胸

礫礫枳足不勝垂堂之戒下五雲三四里  
許居人半在綠竹中籃輿行其下衣爲受  
綠凌兢已極而後得雲棲菴訪蓮池和尚  
以久病不出僧徒百餘人十九老病絕少  
白足而禮佛亦自勤余嘗謂宏公恩公比  
肩而立而格局懸殊各有善敗宏公戒行  
精嚴恩公機鋒圓熟恩公於圓熟處稍撤  
藩籬宏公於精嚴處大受纏縛絕不相似  
而恩公開朗矣若宏公指引西歸却勝恩  
公隨機調御緇門者流半是鈍根傍佛求  
佛庶不差謬稍出圈子便無着落地語云  
無禪有淨土十人九人做有禪無淨土十  
人九人差能盡趙州百丈乎日迫暝乃回  
籃輿復過靈隱至冷泉亭憩焉其泉白公  
謂甘粹柔滑可滌囂垢亦是調語余以渴  
甚酌之盡一盞而去及舟所而街鼓已動

謝象補種方卷之三十一  
柴君又且至矣未暇作劇第爲捻管按歌  
而柴君益復厭心快意跳地大叫不自知  
其魂之銷也辛巳從茅家埠過靈石山及  
風篁嶺嶺盡而楊梅塢塢盡而龍井井深  
不可測其泉寒香澄冽相傳有龍潛伏故  
時時見蜥蜴之類隱現出沒秦少游有記  
云西湖深靚空濶菱芡相屬岼湖之山多  
爲所誘而不能爲泉錢塘濤勢猛迅鯨擊

兕駭岼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爲泉獨  
此地盤幽宅阻內無靡麗以散其精外無  
豪悍以踈其氣故能出泉而甘文雖宋氣  
而却是一議論地產茶品不在虎丘下余  
每歲茶出時必遣蒼頭購致與陽羨竝用  
以問僧僧云不敢畜恐來索者多卒無所  
應將獲罪夫茶清物也以不得罪人以不  
畜避罪兩者皆俗道飯片雲亭飯畢登獅



子峰觀錢塘江如足練可曳而取天竺諸峰如疊案可據而對亦一大勝場此去惠因法相甚近而余意欲觀玉泉寺遂之玉泉因泫澄澈可鑑毛髮中有五色魚百尾唼藻啄荇羣而昵人人竊得之必病按志南齊間有僧說法于此龍王聽法撫掌出泉魚豈其所護耶僧謂此嶺後去靈峰寺不遠可游遂之靈峰計隔湖壩不過數嶺

而深彌窅窱聞寥岑僻疑爲野俚山魃出入之所翠微閣眠雲堂儘可坐僧房亦多密室靚舍湖傍蘭若所不如也予戀戀不忍去僧亦謬爲畱宿而衆意不可遂過惠因寺俗名高麗寺頗荒落而輪藏瑋麗是兩山所無循惠因而北道多勁松喬柯茗茗上陵晻藹蒼翳羣峰環合如抱晚煙數縷出茂樹上丹甍刻棟又從煙中闌出則

法相寺矣入瞻長耳法身隨徧歷僧廬皆  
不廣而精不壯而潔有東房一僧畱宿甚  
誠遂爲分半榻僧進清醑與盡兩甌將從  
前殿觀晚時功課而魚磬絕響海潮音寂  
然蓋湖上緇流大率工送迎治酒脯待客  
而已烏知佛事晨起亦復如是第見白雲  
數片低徊殿角林鳥成羣翩翩旋舞若爲  
頂禮如來者異哉有情不如無情人類之

不如物類也余乃拈瓣香而出一路林霞  
葉露欲銷未銷樵人牧子纔腰斧携犢走  
道上婦女蓬首赴清溪相汲光景可掬以  
次窺石屋煙霞二洞石屋亢朗虛豁丹葩  
上覆若施翠幙廣二丈許儼若軒榭可布  
几筵煙霞廣不及石屋而深過之半是鏤  
琢洞前砌石爲墀道足供二百人坐乃孫  
公就岩石凹凸剜贅蔽隙而爲之者雖乏

奇觀亦有實際又南有水樂洞清流漱石  
礧礧成聲微奏宮徵時尚未午而予以起  
早迫欲得飯命輿人驅而至虎跑寺問寺  
所由名僧云唐元和有僧性空來游於  
此愛而棲之尋以無水棄去忽神人跪而  
相留曰當有南岳童子遣虎來移無慮也  
詰旦果有二虎跑山出泉僧乃駐錫壁間  
有蘇長公詩僧爲臨搦傳示亦授余一冊

出寺過大慈山歷九溪十八澗竟半日行  
而輪蹄人跡絕無一至羣山相束清流如  
一衣帶拖出當澗之半有僧佛石者與其  
徒二人結茅居之室三間中藏貝葉襍以  
儒書林木蕭蕭僅堪與魑魅對語坐少選  
松風亂吼疑有山君來噉人僧曰日方西  
未至余懼無卞莊手卒然遇之誰脫其口  
乃乘義輪未墮出澗行至江口登六和塔

塔止六級憑欄瞻眺江中千舸萬艘如鷗如鳧如葉點點上下江以外剡中山如螺如髻如黛歷歷可數目境若豁而朗者又恨不當濤起時睹素車白馬乘海門而下與錢王之弩相擊而雄便可消胸中數十年塵土以此爲欠事回至清波門而湖船已先期至柴君復來請予詰朝毋入山將以酒肴置木蘭而觴之中流余許之癸未

如其言不他往第徒步至寶叔山石級數十折率黃葉覆被宛如布金石皆作廩困車輪狀大而擁腫色亦龐襍獨壽星石可坐余跌坐其上湖中堤柳僅如人長排列而待鴈行有序若遙爲侍酒然者獨呼之不應耳余謂吾輩不獨石以爲枕艸以爲褥水蘋洲芷以爲盤餐將復驅使艸木乎一笑尋山背磴道不于而往至大佛寺因

石爲佛飾以黃金廣殿覆之僅旁餘丈許  
原極駭人目頃者不戒于火琳宮寶殿化  
爲尼連卽如來面目亦燬裂不完雍門之  
哀牛山之泣雖祇林不免何論人世是日  
天稍涼政堪振屐而會有盟言乃入舟柴  
君已艤舟待酒三行隨挈榼過余舟要予  
諸童作劇若柴爲之賓而余爲之主也歌  
雖小道陽春白雪知音者寡寥寥武林實

惟伊人故余嚴謝客而獨不忍絕柴君是  
夕遂與相別期以明春桃花時再會甲申  
維舟藕花居入淨慈寺寺當南屏之麓倚  
其山如負屨璀璨峭崿不在靈隱下殿後  
稍上爲宗鏡堂是永明壽禪師所著宗鏡  
錄處再上爲蓮花洞居然亭亭洞皆在榛  
莽中而秀爽特甚寺僧無致故土苴棄之  
余坐亡何聽萬籟隱隱挾湖中櫂歌而來

湖雲一片兩片與山間之雲後先飛至共  
作主人可愛僧大壑作餽飪啖我復出所  
作詩一帙余與林若撫共揭得古體一首  
覽之儘有條理不致供人姍笑而其人亦  
似可語勝昭慶戒山遠矣飯旣觀五百應  
真種種變相不異生人傳是一僧所造像  
成而化去事或有之出寺過萬松嶺入書  
院夾道有松而不甚駢密萬之爲名仍唐

舊耳從書院而上爲月岩壁間有隙如鏡  
中秋之夕窺月若合璧然餘夕不爾此殊  
不可曉岩右爲宋御校場石笋羅立俗呼  
爲排衙石除兩高而外此爲最峻絕處登  
此則武林城僅一聚落西湖一楪子矣想  
當時金人直入如拉朽振槁彼林林禁軍  
亦復何在又何取於御前校習爲耶夫以  
內庭結束魚麗之地爲千百歲後瑯輪香

謝象菴補種卷之三十  
六  
鞞歌舞合沓之區良可與歎稍下是勝果  
寺突而臨江如鳳展翼不整而幽居之可  
當太古記僧處默詩到江吳地盡隔岼越  
山多真是實境妙境日已斜取舊道至藕  
花居下舟上柳洲亭入錢王祠讀蘇長公  
表忠觀碑記又過彭祖菴訪前歲所晤百  
十歲老人許野雲云已他去不知踪跡老  
人煢然孤獨僅携一僕以居却恨往時不

載而之梁溪令向九龍山偕老也自乙亥  
至此凡十日而湖上之興已盡乃謀吳山  
明旦乙酉是九月朔也從昭慶寺禮佛出  
循鎮海樓而上吳山山名以吳用以別越  
中間雞林鹿苑花臺香積玄都清宮雲房  
丹竈因山高下錯旗亭市隧而出旃檀仙  
梵鐘鏞寶鐸步虛之聲與井煙笙歌迭奏  
竝孃觀有若至德玄妙三茅真應等廟有

詩集卷之三十一  
若伍公東嶽江東城隍等寺有若定水開  
元海會仁王等菴有若重陽普光雲居紫  
曷等皆倒茄層嶢銜蓋重岡而三茅海會  
城隍雲居紫曷實爲魁伯余一憩于三茅  
而璇題翠棟耀日棲雲愛其峭以麗再憩  
於雲居而佛羅裊壁忍艸叢生階下愛其  
幽以深三憩於海會而破壁踈樺出佛煙  
一縷古木杈枒閱歷歲代愛其踈以野四

憩于城隍而羅刹在前萬瓦周侍勢欲浮  
動遠近山盈盈亭亭若明若滅愛其雄以  
敞最後登紫曷則石若芙蓉若玫瑰若玉  
乳結而爲屋若廣廈間房樹若珊瑚若琅  
玕苔若刺若繡陽陟之而若湖若山若來  
刺吾目陰窺之而若鬼若神若來弄吾形  
影殿鋪石面亭挂岩角若蓬壺若閩風時  
欲飄去又三茅海會等之所不及夫以城



市駢闐之處而有此勝區此如姑射仙人  
冰肌綽約而立於闌闔之下又如白台麗  
人當壚俟客翻令人懊喪此日之游比前  
數日日較飽意較暢而鷄肋亦較疲抵舟  
亟取濁醪沃之盡二觥從容各數觥計盡  
酒數十斗客有以不登兩高峰爲缺然者  
余曰武林之勝湖居八山居二陟巍不如  
臨深故余覓湖船以居則日不必張蓋雨

不必襪襖遠不必携被而栖近不必齋糧  
而飯朝之霞夕之月不必廢寢興而得可  
專意於湖而及其山且也投刺可逃報謁  
盡罷可專意於湖山而不及其餘湖山旣  
盡何用兩高客曰唯唯丙戌出關尚不能  
忘情天日而雨注甚蒼頭兼報糧盡乃歸  
丁亥戊子於塘棲嘉禾道中爲之記  
鄒愚公曰夫游亦有道不惜杖頭不計時

日不較遠近不縈家室爲游助而余皆有  
之逐冠蓋赴宴飲乏濟勝喜博奕羣粉黛  
爲游病而余皆無之故能窮山之脉探水  
之源極於蹄輪之所不至而卽于耳目記  
載之所不及不獨好游稱善游云然余亦  
有癖欸段之不習而蜻蜒舟之不能安也  
市酤之不慣而餐風行露之不可常也遐  
陬窳壤必資符傳將告給於津止而赧然  
汗出也僮僕之必欲給使令也此皆游累  
也而余不免故游亦不廣異日者旣畢五  
岳而爲汗漫之游將黃冠與徒緇衣與侶  
一瓢一笠信浮雲飛鳥所之矣

岳而爲千巽之嶽深黃泉與封辭亦與  
也而余不食姑蕩亦不實異日昔鴻舉正  
平出也勤對之必殆餘對令也出昔蕩累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一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記四首

繇餘杭至大滌山記

自去歲八月將爲天目之游而會祝融虐  
甚憩西湖待之經半月熱不解遂放舟歸  
歸而意未嘗不在東西兩目間也今年春  
四月清韶駘蕩遊氣高寒晴霞霏疊惠風

和暢渚清沙綠水平不波乃裹兩月糧作  
天目游計既抵武林北關念六橋咫尺而  
不一褰裳將令蘓公白傳笑人因入西湖  
三越宿而出從關口買小刀進餘杭衣被  
汰十之三臧獲十之四書卷十之八九挂  
席初陽下往往柔桑密篠青原綠坂松扉  
繩牖市煙野燒自相凌襲官橋之上酒旆  
參差旖旎作殢人狀不減語溪魏塘諸路

小搖落耳如是者四十里而抵餘杭相傳  
夏禹棄舟之地有橋而雙如翼翼然有閣  
而突起如首隆然橋名青雲閣名文昌想  
鎮水口以當形勝旁有一山名安樂浮屠  
圮落僅餘三級擬且于此覓堯子入天目  
矣而居民謂洞霄宮去此地三十里而近  
可游如其言指洞霄道經西門過南湖湖  
廣數千頃延袤十餘里窪不可禾亦無菱

芡薯蘋菱萋之屬蓋水則泛濫旱則沮洳不堪成熟耳時方水涸一望埏鹵無可爲觀假令方春水漲滙爲巨浸何減孟諸焦護哉土人負湖濬以居如乘虹背蜿蜒可愛湖盡則石門橋兩埕門皆細石堯堯岨岨橋下水作清淺流綠蘋翠荇委蛇曳帶僅容舳筏又里許入山山不崇不庠皆如步障竹箭翳之山之麓水不淺不深皆如

拖紳薜荔緣之間以麥隴從風披靡層層疊浪居民躋山而屋踞澗而橋壘石而垣築水而碓碓石爲粉高下聚置若瑤臺若玉埒若銀世界出山賣之計每石許可易數十錢不必畊田鑿井用本逐末而白石亦黃金土膏卽民命亦一人間落土也又數里有棹檣榜曰九峯拱秀則洞霄宮在望矣予下堯子徒步從小石梁憩焉維時

詩家者稱卷三十一  
三  
夕陽在樹晚烟明滅羣山妖嬈率冠霞簪  
披霧綃而爲衛四無聲跡杳然太始不知  
此中有人代此外有宇宙矣又里許而宮  
宮已頽敗無可置足僅餘一門一玉皇一  
三清殿一碑三清殿中一晦翁像一理宗  
書洞天福地四字而已碑亦已剝裂不可  
讀諸羽流所居室亦復埋坵墮塌愀隘誼  
囂不堪寢處因命長髯掃除塵穢移一敗

榻竹下爲就寢計而道士周尚文始以探  
客歸歸且醉甚言期期艾艾謗訥不可辨  
衆甚惡之余謂三醉岳陽嘆雨成都皆羽  
流家故事醉亦何害第恐不醉必且俗狀  
畢露愈不堪忍耳窓間筍如人長取以佐  
酒三爵就寢夜半天風倏起挾亂松而濤  
撼我枕畔颯颯若有鬼物令予夢不到瑤  
池白雲上質明道士憫予寢起從榻間鞠

盃謝罪俗狀果爾畢露乃知醒果不如醉也安得中山酒澆之令渠作千日卧乎盥漱畢道士持炬數束引余至大滌洞洞口一石橫據扣之聲填填然進數武燃炬而入石皆玄玉間以白文縱橫如線又數十武有柱倒垂若用以拒人也者相傳柱以內有圓井時出濤聲是漢武投龍簡之處有白鼠玉芝餌之而仙而今皆不可卽第

窺之眇眇忽忽墨墨粥粥若有物若無物然夫洞雖無竒而石鼓當其口石柱出其腹神井涵濤靈芝寄幻詎非人間福地乎此外有棲真白茹龍蛻石室歸雲諸洞皆爲大滌附庸問之道士云皆不及大滌甚而又陁磴陔阻未易納履乃止從游者爭言洞霄之陋不足辱屐齒鹿豕爭途而獼猴共榻曷所取于彼而爲之余曰不然山

不貴峻削貴深不貴鉅麗貴古余嘗喜三竺之峭倩而恨其淺樂謝羅之雄勝而厭其華此如青樓少婦掖庭才人色澤有餘而閒致不足乃今重巒槩日黝壑無地礪道空濛水泉溲洎古苔三寸鐘簴半蝕松檀風雨野俵晝見歷漢于茲人代邈遠亦既深矣古矣是毛墻夷施在苧蘿秭歸荆釵布襪光景也又何必閬風爲宮蓬壺作

苑車徒駢闐若三川宛洛而後爲偉觀與夫碑吾取其剝蝕道士吾取其醉宮室吾取其荒落蹄輪綦履吾取其絕跡此可與知者道難與尋恒論矣

出大滌至西天日記

繇大滌洞口而出山亦矚眇不絕所過村場竹居六桑居四崇崗之上間亦有茗禪兒婦女調歌摘茗聲出叢薄凡十餘里而



言象補補卷之三十一  
九  
渡虎溪埠兩涯之山鬱然蒼翠若賓主嚴  
顏相對山間篁篠蒙密璘幽闇夢若羣從  
相衛其下白石鱗次疊疊砢砢若簞簞布  
列溪流深可三四尺許初日照之藻荇縹  
碧若拖練行者或挈壺榼或荷耒或束薪  
負米或攜駒犢坐而待渡人語誼詠若聚  
訟余輩車輿服從稍都居人呼朋引類聚  
首相觀若堵墻至有出茶椀相餉者以渴

故飲之甘從此入臨安界凡過青山鎮會  
錦亭五柳橋諸處率灌木清溪豆畦麥隴  
不異吾江以南景界獨地饒石子小者如  
拳如指而大可蔽牛繫所爲橋梁垣壁圍  
灶之類靡非石子也者橋以五柳名未審  
何據茗溪彭澤風若馬牛何得假借乃爾  
過五柳而商店日且午遂飯飯後經西市  
地多巨室隱賑饒足垣墉闍榭絕饒繁禱

詩象者種卷之三十一  
女墻婀娜挾青山而出嫣然睥睨人此去  
徑山僅二十餘里先徑山而天目道甚捷  
顧爲輿人所誤竟失一利便行數里旣瞑  
就新溪洪氏樓宿焉此去玲瓏九折僅四  
五里而復爲輿人所詒又失一勝賞樓主  
新故遺孤十餘歲孀婦出孤兒侍客甚謹  
類有知者少頃隔闌而語未亡人多負子  
母錢餽粥不給此樓行且易姓矣爲之慟

哭余亦慘然失容詰朝厚其禮酬之彼孤  
且泣且謝真有知者樓枕溪口帶以石橋  
橋之下水轟訇澎湃螭螭竝竝作一部清  
商四山相抱時有芙蓉片片從溪流飛墜  
與淪漣合而生姿計玲瓏九折勝亦不踰  
此失東隅而收桑榆亦是一快大都天下  
事盡如塞翁馬得失何足爲據夜半雨聲  
厲甚雨初不甚霧霈以高樓挾之樓亦不

甚高以羣峯佐之故雨小而烈溪流亦復  
隱隱送響與雨聲啗荅質明蒼頭輩度不  
可行熟卧不起余促之起見雲脚穿漏非  
久且霽速炊飯飯畢各披襖禳上道不二  
里而雨勢果殺過郎壁石皆壁立高數十  
丈下臨絕澗亦數十丈陽崕陰壑上躡天  
根下探地肺令人怖愕昇者又以雨濘齟  
齟不于足趾相錯惴惴戰栗若蛇行爭鳥

道余坐輿中不勝垂堂之懼然以濯雨故  
山皆秀潤澤皆輝映林藪皆絢爛霍靡爭  
刺眉睫忘其身之扞捩也郎壁過而郎嶺  
郎嶺過而郎口灞左盼而青燈石突出林  
表古栢婆娑掩蔽民居垂如覆肺右盼而  
虎山之石來飲洲址赴如渴蜺壩以石子  
甃成水從大小石隙噴出小者流珠大者  
飛雪聲澎灩澹涓與石相齧輕者鏗金戛

玉重者擊電振雷至此而道亦坦雨亦益  
霽行亦益疾亡何抵南章覓董氏屋飯董  
故予蒞浙時書吏也而忘其名其人亦他  
往飯已從西行入於潛界又西爲石洞山  
山石如城千雉翔舞石下有洞呀然中虛  
白雲幕之又西爲目源橋天目之水于此  
發脉橋已斷不可度砌石爲堰代之人行  
其上步步褰裳前此山多卑稚詘屈水多

屑潔束隘至此山增而魁竒水益而泓澄  
如歷閒房密室而登明堂大廟爲之豁皆  
又西爲朱陀嶺不及郎壁之峭而崎嶇似  
之嶺畔遇一僧問西目近遠荅曰已近言  
未畢而雙清庄出矣庄在西目之麓舊傳  
梁昭明以分經失明得此地井泉滌之而  
目如故因爾得名僧廬凡四十二率刻棟  
城墀迴廊曲檻金碧煌煜靚深鉅麗藏山

受水排青送紫而紫霞庵更極精絕。庵從  
伏龍橋而左當一崇巒之下葱菁彩翠時  
墮几席間余所居一小樓坐對奇石千章  
之松與萬竿之竹合作緹幕石間流霞取  
以共薇蕨佐酒繩床布被和白雲鋪之甚  
適兼以丹晴藻臆脩尾長喙之鳥翬散陸  
離戲游山岳聽礪水潺湲則以其聲續和  
麕豺猿猱獐兔之屬緣木坐嘯能解人語

競而窺窓直似非人之境余謂宗上人汝  
輩有泉有石有蒼霞翠靄有靈禽有異獸  
有四時不謝之卉是人間堯率猶復有田  
有園有陂池有困庾有牛車有生徒為長  
子孫是空門素封然而無經無律無期會  
無團焦無琉璃咽珊瑚舌是梅檀而市肆  
矣白社而紅塵矣山不負僧僧大負山柰  
何上人無以應明發朝曦方昇先林鳥野

鹿出庵循磴道逆飛泉而上噴瀑散液衣  
爲受潤又上而倚翠亭亭後聳壁高廣二  
十餘丈若巨人立膚理缺色又上而響水  
巖旁有流泉滿漉舉灑聽之似從石心流  
出又上而半山橋跨磴而梁其上翠微高  
褰女蘿窳歷爛若錦帶其下巖空豁訝石  
皆張距鼓角猛欲奮起旁有亭初建未受  
一椽古栢一株襍褻垂蔭若先爲此亭作

蓋者又上而觀音巖石上廣下銳大可盈  
畝從空飛來欲墮不墮鑄大士其中故名  
又上而眠牛石昔高峯開山時忽聞牛聲  
覓之不得今其石宛似牛狀有跡存焉對  
眠牛而峙者有攢玉峯立玉亭皆亭亭矯  
矯傲然雲樹之外可睨不可卽又上而真  
際亭則高麗王從高峯禪師說法處也自  
觀音巖至真際率峻削嶠嶢動欲枳蹠輿

人蹒跚蹶躓一步一喘余取青藜爲筇者  
分馊而十進一退方逞乍息向所登謝羅  
衡岳之險不如也又上而清涼橋而道始  
夷坦據橋小憩見近嶺纍纍若百若干靡  
非崢嶸遠峯歷歷若干若萬咸作波紋不  
徒朗朗皆豁亦復仙仙身舉矣又上而登  
着衣亭入獅子林是此山正殿禮拜出又  
南折而幻住菴東西之嶺于此合脉中抽

一支從下奔赴有泉夾之幾千百尺如雙  
龍吐螫玉鱗片片飛墜真成壯觀僧指對  
面一壑云是雷洞雷從中起雲氣上蒸草  
木色變聽之如兒啼聲惜時無雷不得其  
聲以爲欠事又東折而由攢玉過立玉卽  
眠牛石際所望見者左手持蒼筇右緣林  
木舉足躡磈礧氣結股栗僅爭尺寸大險  
又南下而西方菴兼無磴道手所攜筇已

棄不復用用雙手穿石縫雙足踉石隙手  
過而後足隨足半履石半向空外兩目不  
敢少下視下視則體欲蘓膽欲裂更大險  
從玉立望着衣僅如衛足從西方望玉立  
又堪入掌因險得竒衆相與撫掌大叫快  
事快事幾破天閻回幻住午飯而日猶未  
午也飯後解挾纊衣單袷賈勇上金仙絕  
頂見仙人解石薄不盈尺而厚乃尋丈率

若立若倚若卧若舉若仆若相擠若相輔  
若相陵若相扶翼若相枕藉若畫蚪蚪若  
施丹雘相傳謂神仙鋸此將爲橋道以通  
兩目夫山可幻移何必橋梁鋸而不用抑  
何以也嗟乎六合之內天地之外何所不  
有又何疑于一石是日天氣清朗纖埃盡  
屏遙空一碧極目可數老僧指而謂余曰  
此羅剎此兩高此海門此笠澤此朗陵此



敬亭此黃山白岳余目不及遠未知所指  
額之而已遊至此而山以左之事窮乃謀  
山以右先翠雲庵僅一袈裟地而潔不容  
唾一蜀僧居之白氎楚楚差堪與語次斷  
崖塔院斷崖故高峯白足門外古杉大六  
圍上分四枝四面齊出如承露仙掌中可  
布一席枝各葱蒨掩薈噓陽吸陰無一敗  
葉恨乏脩繩緣上從其巔坐而浮白也次

中峯塔院有師埋骨在院倚翠屏數十丈  
以居靈巖玉華烟雲澹澗可想道法前列  
三杉小讓斷崖而秀挺不殊大都此山林  
木盡千百年物飽噉霜雪無或夭疵者僧  
出二十條衣相視云是高麗王所施布薄  
于紙而不甚細潤未爲異物次千丈巖僧  
房當巖之半去天尺五而下幾無地危樓  
四重藉石根相支不絕如髮飛颺自層阿

扇出又從而蕩之如一葉繫海島檻外有  
峯曰象鼻時時作嗅狀環巖壑而紅者皆  
桃花以山氣寒故四月始放盈盈獻態不  
能採掇翻令彼笑人僧亦出一銅鉢四漆  
盂相視鉢可受二升靈文梵字夔龍糾錯  
隣視閃倏鉢亦晶晶發光僧云亦是高麗  
王所供師者真目所未睹勝二十五條衣  
遠矣次張公洞洞如半月泉水微滴小奏

絲竹張公者漢張道陵也建武間生於此  
山後從老君得道去有白虎嚙符之異嗣  
後許叔元大小徐五諸仙稍一顯化而遂  
息今爲諸祖道場乃知佛力勝道力哉次  
活埋庵前有香爐峯後有趺坐石峯石在  
而香火猶新團焦如故令人作皈依想活  
埋者昔高麗王尋師及此有吾師活埋於  
此之說故以爲名也夫四大無常得盡便

盡但能了手何妨活埋卽不然而生住青山死埋名嶽亦何不可胡必佳城巍峩金鳧玉匣而後愉快乎從間道而下路復傾側危脆踔蹠不能得咫尺較眠牛諸路更險回視千丈巖又已在九霄之上漻漻寂寥不可窮矚矣旋取登祖舊道歸紫霞庵而日猶未虞淵也因過昭明庵尋洗眼池視之酌其水盡一蠡出再轉而白雲堂有

僧雛一人所居蘭若狹小而精坐語移時復返紫霞老僧設酒果茗椀相待余啜茗而佳云本山所產時方競采問之松曰內相孫公揆括殆盡無孑遺矣夫松千百年物茗當春一榮幾似朝槿而興替若此物有遇不遇哉夫譚天目者必泉與松飛流界道洩爲茗雪幾二百餘里泉固竒脩齡眇質屈盤異狀價至數千錢一株松亦竒

言象者種不卷之三十一  
兩者皆竒然松之壞不如泉之不壞也始  
信物有盡而天地無盡况人爲物之最易  
盡者乎可爲慨嘆老僧又爲余言山多陰  
霾風雨時作作則大塊杳冥塵堞眯目相  
向失面游者累數日不得上旣上或累數  
日不得下乃今晴氛駘蕩天宇空明僅以  
一日之力而寬然有餘非山靈效靈寧有  
此乎余曰亦所謂遇不遇也然余之所遇  
者山與水耳自山水而外率姑我尼我者  
矣

出雙清庄上徑山抵餘杭記

下雙清庄十五里至朱陀嶺嶺稍寬坦不  
若郎壁郎嶺之峻又十里而遇故吏董于  
道左卽過南章時午飯其家者持酒脯甚  
盛再四要入村舍余感其誼入領一爵鞠  
毳蹑踏尚作往時服役態臨行顧其顏色

戀戀不忍別誰謂此輩無情哉折而東上  
滿嶺嶺有亭憩其上小大麥畦綠雲儲野  
得風作浪鱗鱗萬片又四里而入崦頭村  
村口三峯亭亭鼎立勢不相降山間長松  
十餘株枝垂地忽起干霄再屈偃蹇嬰踢  
如虬如龍似勢欲相角又折而東南皆左  
依山而右臨溪盤紆旋轉天目諸峯依依  
馬首又十餘里而溪已盡山亦若驅之而

遠路率坦夷可容方軌然亦甚荒落尋無  
垢寺午飯寺破甃敗椽鍾簷煨燼瞿曇諸  
天半無完像余從寺門古杉下嚼脫栗二  
甌而已離無垢而溪復出廣長凡二里許  
以天久不雨水盡涸一望沮洳布地盡石  
子而色純黑如密砌然望之甚慘輿人云  
此地故良田由蛟出水發盪而爲礶春時  
梅雨漲放筏甚難十里內居民大半鳥獸

散至今未復爲之扼腕從此或嶺盡而溪  
或溪盡而嶺或溪與嶺合或諸嶺自相繆  
酬諸溪自相錯互而率荒夷淺澁無奇如  
是十五里而爲泥馬嶺人烟輻輳中多程  
鄭之屬又渡溪爲高陸亦一大市肆福勝  
寺在焉日已晦山遂投寺宿寺亦寥寂差  
勝無垢而內有小室三楹頗自亢爽苾芻  
四人能作蚤暮功課松風罷響魚磬來續

茶烟未起梅檀發歆濁醪數引山筍佐之  
可當聲聞余意甚適不減在紫霞庵時也  
質明復度溪溪水小而急作嗚咽聲溪度  
而四面皆山路甚整蒼松翠栢綠筠碧篠  
蒼鬱駢羅麗若綺縠又五里而徑山馳道  
如砥可轉數騎爲路益復整質管篳篥密  
如步障而松栢間之棟榭砢礪其爲綺縠  
益復麗如是數折數上流風潭沲陰芬襲

人凡五里而入大殿此去山巔已無幾矣  
而一區內括五峯外衛如手豎指愈平坦  
愈藏畜似豐隆屏翳之所不能到而斯何  
以故余問僧僧曰故龍湫也國一開山龍  
神讓爲寶刹故外凸而中凹耳殿方改造  
金像別置不及瞻禮而出過環秀樓午飯  
樓居五峯之內爭相呈翠若玉女五人雲  
鬢霧髻環而爲侍僧出茵陳菰米新茗宿

釀噉之而醉飽亦不減在紫霞時也飯已  
東上藏經閣瑤函羅列而僧徒鹵莽名爲  
閱藏叩之一無所省再上而僧舍之後菓  
園瓜圃編籬甚密防護惟謹問之曰山多  
狼虎時來竊食渠雖猛捷視一籬爲重壘  
則進且復卻余曰然則不虞騶人耶曰渠  
但欲食耳乃知空門徒侶徃徃與山精木  
客分席共處何必說法而後降耶再直上

而方池二畝石欄重護周遭瑩潔池水齋  
渟瀲灩覆以綠荇錦鱗赤尾湧躍上下一  
一可數是放生池元時所築繞池左上折  
而西爲寂照庵達觀和尚以中王法斃京  
師而歸骨於此一像懸中堂鬚眉姣好宛  
似其生美鬚不吉卽空門亦不免乎庵中  
刻藏方殷厠工至百餘人所費粢糧無算  
貝葉如須彌畢竟於何日圓滿命小僉持

青蚨買徑山志出又折而北尋靈鷲塚誌  
稱國一說法鷄爲隨聽生不食鮮後師之  
長安鷄鳴號三日委逝此鷄豈迦陵遺種  
耶胡性之靈也塚無他一土阜而已復求  
靈兔塚不得下喝石庵昔巾子山人叅師  
師問何能曰吾能持俱胝等呪神力無比  
師指坐後石屏汝能裂之否遂叱而爲三  
乃度爲弟子卽今裂石如屏分張碧落夫



謂象菴和卷之三十一  
巾子者誰旣饒神力猶參師訪道信佛法  
之無邊也今世苾芻纔得些子慧使我慢  
貢高目無宿德那得究竟乎出寺門讀宋  
孝宗碑觀東坡泉行五里而出山輿人云  
此夫有間道十餘里行竹樹中景亦奇如  
其言忝間道嶺高不過數丈而多石石多  
古蘚蒼顏銹色溪廣不過一丈嶺面無路  
取道于足嶺足亦無正道擇石所隙處爲

之近水以尺故得不險香波秘醇令人時  
時作鼻觀兩岸間削木爲橋曲而短一步  
可竟鷄聲呶啞從團欒中流出雖茅檐披  
靡不蔽風雨而水春水碓居民有以自樂  
想武陵源亦不過是又五里而龍潭塢石  
壁縱橫五六丈高下十丈直插磴底磴水  
不容怒而與石鬪直陵其顙兩相擊而爲  
瀑長過石壁銀虬奔赴聲振林薄餘怒所

洩噴沫如雨又如雪林是道路中最勝處  
余戲謂輿人得汝指南功且不細此可贖  
玲瓏九折之罪矣又十里而上石堤道甚  
滑幾似蜀棧又二十里西抵餘杭城頭火  
出矣以飶甚急呼酒沃之衆相與謂徑山  
有清泉而無飛瀑有委壑而無危巖秀而  
不竒未爲絕勝余曰秀不如竒耶夫秀若  
可餐而竒使目眩悅目何如賞心也彼陂

池在麓良田在巘不出山扉而衣食具藉  
他山有之耶夫其雀芽盈畹清芬襲人若  
梅檀之繚繞泉石礚礚清音在耳若乾闥  
之奏樂喬柯造雲駢闐擁衛若諸天侍列  
幡幢之絡繹竹箭森蕭包籜如人若八部  
呵護兜鍪之嚴密此亦足以勝矣誰謂無  
竒舟次僅課詩四十餘首抵梁溪坐石語  
齋三日爲記三首

無錫縣重脩徃狂記

夫王者之於吾赤子有生而生之者有死  
而死之者亦復有死而生之者夫死矣而  
何以生也不忍其遽死而爲之所是所以  
生之也死死法也死而生之法之仁也今  
夫囚受五木櫻金鐵蹲處棘垣上漏下濕  
冥塵寸積有九地而無九天蚊蚋蟣虱嚙  
膚哈骨殘潘剩粒望如脩遠夜而伏穽鼠

嚙首足長頸待日毒熱蘊隆疫癘時作羣  
齒相參腥臭四達日夜叫號不自堪忍稍  
解而獄卒囚魁又呵詈之矣榜楚之矣擲  
之糞壤而溲溺之矣食之草具沃以馬汁  
矣甚者受賄受囑陰爲之計予之病而死  
矣卽黑山鐵圍寧巖於此乎乃其心則未  
嘗一日不欲生也未嘗不欲生而又不得  
生徃徃至於求死而不得噫亦慘矣哉夫

言象菴稿卷之二十一  
三  
死敲笞死刀鋸死市死朝死公庭法也死  
獄卒死囚魁死凍死餓死燥濕非法矣爲  
之上者豈其果螳蛭是視而漠然不爲之  
意則亦惟是狴犴之間爲地幾何諸論死  
就僂與城旦鬼薪白粲之屬纍纍襍處中  
間弱者老者役于強者壯者而食相役則  
凌凌則何所不極至使諸囚不聽命于令  
于守于法曹于方伯連帥而聽命于獄卒

囚魁之手是非故死之而速之死也速之  
死繇所爲狴犴者未善也君侯于吾梁溪  
役賦平矣奸宄屏矣案牘清矣居間杜矣  
學校興矣苞苴絕矣所爲甞甞而生者亦  
旣得所矣乃睹于獄而諸奄然就斃者非  
吾赤子乎爲之請于官長捐月俸分羨鎚  
治材鳩工多置居室甃以重墻畫其內外  
疑如天塹不可梯升白日葳蕤清夜傳鐸

若堅壁壘令強劫論死之人居內餘者居  
外內者不凹不凸可避燥濕外者有戶有  
牖能通陰陽內者不朝而鉗夕而檻外者  
不以已囚役人囚而又於內者時其囚糧  
通其家信許習片技以生活則獄卒不能  
爲威囚魁不能爲虐可以無凍無餒無疫  
癘無虫鼠噬嚙之患卽在外者亦復優游  
坐待以囹圄爲福堂而食息其間真死而

生之者矣真可以不死矣且彼囊首縲足  
赭衣蒙茸見謂非人寧盡的然中三尺者  
乎憚良夫死披髮自訴淳于伯被戮血爲  
逆流含冤茹孽者百亦一二也絳侯條侯  
囚首對簿嵇康禰衡李固杜喬諸賢膏澤  
斧鉞以德受罪者千亦一二也幽有出獄  
生天人世間亦有離獄致福故目連身入  
阿鼻廣度羣鬼邴吉視囚拒天子使不得

調象補種不卷之三十一  
入君侯真古聖賢之心如來氏之功德哉  
然則法可廢乎曰此正所以輔法也往者  
重圍之不設諸囚包藏異慮平時陰蓄利  
器乘間竊發裂瓦抉棘斬關而出如履無  
人之境有司停俸貶秩典獄者俛首代繫  
而其人乃逃山澤竄江海剽掠亡命不知  
所之是尚得爲有法乎乃今限以危墻護  
之外囚卽有樓季賁育難翼而悉矣正所  
以輔法也吾不意弁髦民命之曰而有以  
仁輔法行王政如君侯者此可書因書以  
爲記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一